



棒棒这个人仿佛天生就是个干农活的料。小时候，从他还没有锄头把高的时候开始，他就能把锄头玩得溜溜转，把耙子、镰刀、撮箕、篾箩等农具当玩具。

棒棒不怕苦活累活，就怕坐学堂的板凳。这让他爹很难堪：小镇上独一家私塾就是他爹开的。老先生教得了别家的娃娃，却教不会自己的这个儿子，仰天叹息无数次，好几年才想开了：由他去。

棒棒渐渐往20岁奔，下地干活毫不含糊，农闲的时候却不太安分。他喜欢一根锄头把粗的木棒随身，没事就跑到河岸舞弄，弄出了“棒棒”这个绰号。

小镇在河边，其实就不大的一河湾，百余户人家，倒也风平浪静。没曾想某年某日，街子天，人缝中出现两个绝对的生人，不卖，不买，只拿眼睛到处瞧。瞧来瞧去，像是迷上了棒棒家的院子，足足绕着转了好几圈。

棒棒家的院子在镇上不算大也不算显眼，只是房前屋后比哪家周围都要干净清爽，像在告诉路人，这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最先警觉的是棒棒家的黑狗。它先是狂叫，见人老不走就往扑，被一把利刀割破咽喉……棒棒因此拼命，木棒雨点般投向二人，两把利刀竟不敌，逃走。

两人是河对岸高山上的土匪，那天是下山踩点来的。

棒棒一家子祸从天降。

二

从小，柳条就是个放牛娃。

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柳条就每天打早，带上干妈配给的干粮，一般是几个带皮煮的洋芋，吆喝三头牛上山。人那么小，幸好三头牛一公一母一小，一家子不会分头乱跑。几年下来，干爹说：“要得，这牛放得好。”

这话意不在夸奖，而在引出下一句：“你可以放羊了。”

干爹说啥就是啥，柳条不敢回嘴。柳条扔了手里已经脆硬的柳条，从树上折了一根更细更长更柔软的，柳条就是柳条的鞭子，人们因此喊他“柳条”。

一鞭子几十只，数量远远比牛多，倒也是小问题，多清点几次就是了。问题是羊的身子骨比牛小很多，移动起来又比牛快很多倍，眨眼间钻进林子就不见影。因此放牧的娃娃们自有道理：放牛只管睡觉，放羊拿命奔跑。

柳条拿命卖力，跟着羊群奔跑了好些年，最终还是出了岔子。那天，柳条和羊群遭遇罕见的暴雨。回到家清点，少了两只小羊。柳条在暮色中瞥见干爹乌云滚滚的脸，二话没说，扭头入山。

他心里清楚，山大林深，想要找回

丢失的羊，那是梦话。

他只能逃走。被干爹毒打一顿，然后被克扣口粮，饿着肚子继续放羊，那样的日子他无法再过下去。

“狗屁的干爹！”他在心里这样说。他3岁就父母双亡，被家大业大的干爹收养，随着年岁增长才知道干儿子不是儿子，只是长工。

顺着一条素日没走完的山梁，柳条不知自己要到哪里，能到哪里。

三

棒棒媳妇往桌子上摆了两个酒盅，并把酒瓶递给棒棒。

棒棒用欣慰的眼神看了媳妇一眼。柳条却说：“哥，酒够不？可不可以直接倒在碗里……”

棒棒甩了一通乱棍，土匪暂时离去，全家人陷入恐慌。见多识广的老先生赶在土匪卷土重来前，变卖了能卖的家产，老手轻微颤抖着，向小镇后面的山上指。一家人在山里奔波了好几天，逃难路落脚尖山坡。

老先生在山村借得两间茅草屋，拿积攒的血汗钱置了几分坡地，继而在屋前放几根简陋的木板凳，免费教识字——山里人更穷，学费肯定是付不起，但大凡送娃娃识字的人，每年少量的粮食、鸡蛋或一小块肉总是会给的。

棒棒拿出十二分力气，巴不得扛起家里所有的苦活累活。只有山里7天一次的街子天，棒棒才会给自己放个假，有事无事都要去转转。

日子一天天挨了过来。某一天，从十里外的山间集市回来，棒棒提出要盘下集市唯一的布摊。理由是，那个布摊的主人不是山里人，生意冷清，撑不下去了，存货只要半价，拿来慢慢卖，总可以赚点小钱。

老先生竟然没有阻止。一家人七拼八凑，把保命的零碎都给了棒棒。

棒棒没错，他不但在布上赚小钱，街子天还兼做别的小生意，也赚了些小钱。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赚”了媳妇。

原来，他早就在集市瞄上了一个姑娘：瘦高个，辫子老长，每去赶集必然要去布摊，沾着人家的花布摸摸捏捏，但从来不见买一尺——没钱买。棒棒之所以盘下布摊，有一半原因是为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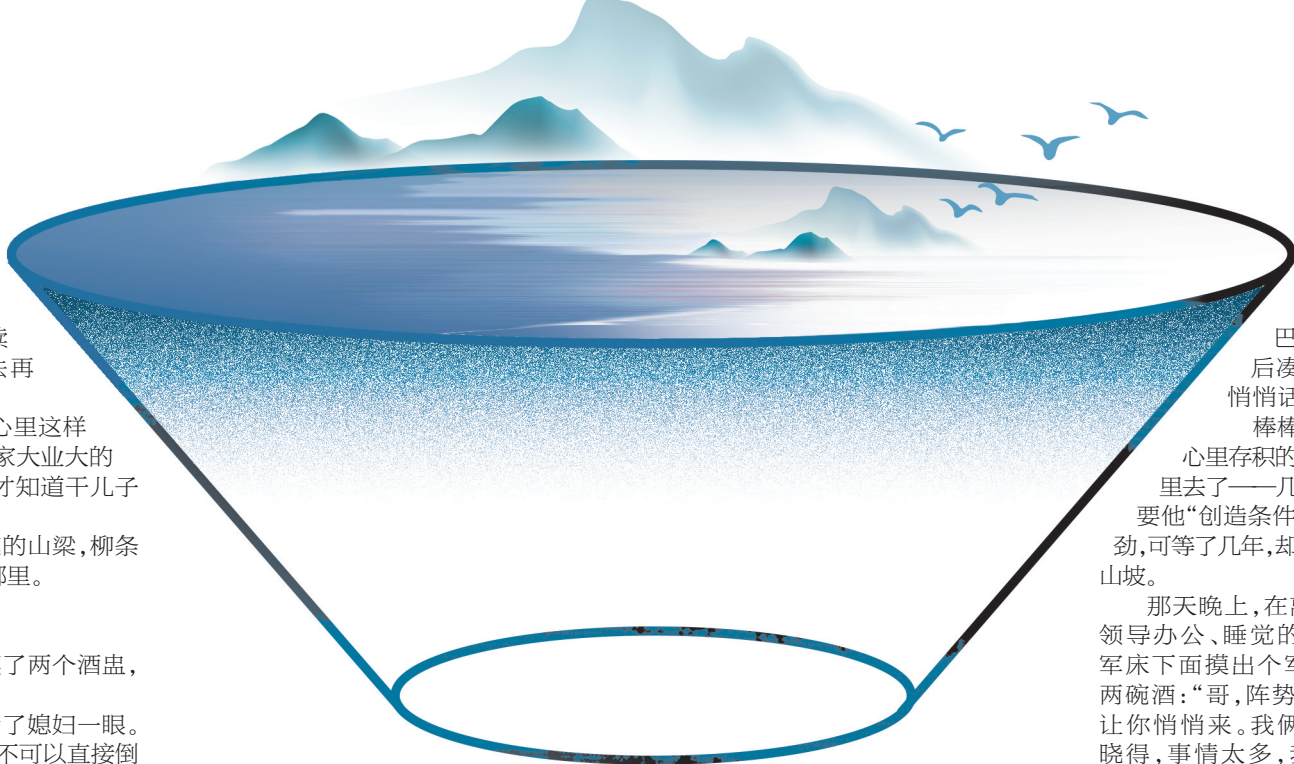
布摊悄悄易主，姑娘依然前往流连，慢慢掉入棒棒的“陷阱”。

棒棒媳妇能干，无形中成了家里的大管家。男人在手头松的时候，苦活多的时候喜欢喝口酒，她管得紧。不是过节，一个月也就准他喝三二两。

柳条是夫妻俩在集市“捡”来的。柳条像头饿饥的牛，闯进人群就晕倒在硬

第五碗酒（小说）

朱兴友



邦邦的泥地，被一大群山里人围观。棒棒两口子分开人群，喂了几口水，给了一块苦荞饼。

瓶里的酒倒在两个土碗里，倒光了一人也就不到半碗。柳条抬起碗说声“谢谢救命”，一口喝完。

棒棒说：“兄弟，既然无家可归你就留下来，你我一身力气，饿不死。”

柳条说：“不了，我要去找游击队，我听说，那是穷人的队伍，我混出个人样再回来找你。”

四

从干爹家到尖山坡，柳条不记得自己走了多少天多少路；离开救命恩人棒棒，柳条也不记得自己走了多少天多少路。两段路不同的是，前一段又冷又饿，后一段揣上了“混出人样”的念头，还有棒棒家的几个苦荞饼。

柳条千辛万苦，找到了他想要找的队伍，他打仗勇猛，几年后当上了连长。

1948年，部队给他安排了亲事，将他夫妻二人派到县城做先遣兵。那时候，县城驻守着国军一个连100来号人。两口子冒险在守兵较少的西城门卖宵夜，一来二去，跟驻军排长混熟了，解放军趁夜到来时，西门顺利大开……

两年后，柳条背着盒子枪，被派到一个边山区当公社书记。

有那么一个夜晚，同事们都外出未归，七八个土匪瞅准空档，乘黑围攻只有柳条夫妻坚守的人民公社大院。那是个没收来的地主老宅，院子不小，围墙却不高，土匪随时有可能从任何角落翻墙而入，守不住。

形势危急，夫妻俩只有一把盒子枪、一把手电筒。

两口子合计了一下，乘土匪都还在大门口虚张声势，柳条轻轻拉开了门栓，猛然打开了大门；媳妇趁机打开

手电筒，向群匪晃动。柳条对准人影连开了两枪，有土匪中弹惨叫，群匪吓得落荒而逃。

柳条再次扬名，被调往全县最大的高岭公社当书记。

尖山坡便是辖区内最远的大队。某日，眼见一位扎皮带挎手枪的领导走进家门，棒棒张大嘴巴，认不出来。

棒棒说：“你个子长这么高，高出我半个头，还当官了，不能再叫我大哥了。”

柳条说：“哥还是哥，跟当官不当官没关系。”

棒棒说：“喝酒吧，今日你想喝两碗我都拿得出来。”

柳条说：“你的酒我当然要喝，不过喝一碗就够了，免得喝坏了误事，还有，吃你饭喝你酒，我得给伙食费，这是纪律。”

喝着酒，柳条突然又说：“你应该创造条件入党。晓得申请书你写不来，到时候我会替你写。嘿嘿，我这些年在部队识了很多字。”

五

天还没亮，小路依稀可辨。鸟儿们还在睡觉，棒棒大步流星。

棒棒被大队领导委派，担任尖山坡大队11个村11位社员代表的临时小组长，去镇上支援公社组织的“海河会战”。

棒棒30多岁的人，正是一身力气用不完的时候。两年前，他被社员们推举为尖山村第二任生产队长，在集体劳动中不改在家中当顶梁柱的架势，总是冲在最前面。

“海河”其实就是公社所在的坝子边缘那条沟，一边是平地，一边是大山，每当雨季，洪水泛滥，冲断山里人到镇上的路，还毁坏坝子里的田地。公社因此组织人力，在春天挖沟、稳堤、架木桥，准备迎接又一个雨季。

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一身黄泥巴

的棒棒终于又见到了柳条。

柳条也扛着一把铁铲，同样一身泥巴。他跟棒棒握手，然后凑近他耳朵边说了句悄悄话。

棒棒那天干活特别带劲，心里存积的那点怨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几年前，柳条撂了句话，要他“创造条件”，他牢记着，也使了劲，可等了几年，却一直不见柳条再到尖山坡。

那天晚上，在离工地不远处，公社领导办公、睡觉的工棚里，柳条从行军床下面摸出个军用水壶，倒了满满两碗酒：“哥，阵势大，酒少人多，所以让你悄悄来。我俩还得喝快点，你不晓得，事情太多，我恨不得分出10个身子来。”

酒没喝几口便有人敲门，说工地上好几个社员发高烧。柳条拍碗对棒棒说：“一口干吧。长话短说，你队长当得不错，我都晓得，继续保持哦。”

那一年，棒棒成为尖山坡大队党支部的一名新党员，媳妇还生下了小儿子。

六

柳条个头1米78，瘦高，腿长。他戏称自己的两条长腿为“11号单车”。

30多年间，他先后当过7个公社(后来改称乡或镇)的书记，“主场”基本都在乡村，“11号单车”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柳条在退休前几年升职，当上了县人大副主任。

柳条一直有个安在县城却很少回去的家。

在乡下任职的时候，他一年回家一两次。每次回去总是忙汇报忙开会，忙得孩子们喊声“爸爸”他都顾不上答应。20世纪70年代有一天，他派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去买伟人的著作。女儿顶着大太阳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书买回家，很希望得到爸爸一句夸，柳条却拿上书，半句话没来得及说就下了乡……

即使是在县里任职，柳条仍然长期往乡下跑，很少回家。当年通过组织安排的老伴一生替他担惊受怕，时常跟邻居这样形容他：“我这辈子嫁了个神龙，年年见首不见尾，下一次乡几个月，大半工资交到村里作伙食费，有时半夜三更才回家，衣服脏兮兮，胡子拉碴，一眼看去就像个老叫花子……”

柳条当官，当到哪里就是那里的农民，顾不上亲人、朋友和自己。

七

棒棒几十年不见柳条，断定柳条忘了自己。

但棒棒一直没忘自己肩负的“先进

性”。他当了差不多20年生产队长，擅长带领群众给坡地砌石埂，将山林里的腐叶土背到贫瘠的地里当肥料。年老以后，棒棒不再是队长，却还义务守在小学校，为孩子们教了几年书。

棒棒一生最自豪的两件事：一是自己不识字却入了党；二是年龄跟自己党龄相同的小儿子在恢复高考头年，靠自学考进了省城大学，成为尖山坡破天荒的首位大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大学老师。

小儿子什么都好，就是结婚太晚，让棒棒苦等到了70岁。那天，棒棒被儿子接到了省城。迎接他的有敞亮的婚礼现场，有同样是大学生的儿媳妇，还有已几十年没见的柳条。

儿媳妇是儿子的大学同学，她的爸爸就是柳条。这事不仅棒棒没想到，连柳条也没想到。两位老人的往事，一对新人直到二老见面才知道。

柳条说完，宾客们的掌声久久不息。

婚宴上的小酒杯，棒棒和柳条都用不惯，他们拿碗代替。那是他俩一辈子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拍碗对饮。

一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努力工作；二要终生互相理解，好好过日子。”

柳条说完，宾客们的掌声久久不息。

婚宴上的小酒杯，棒棒和柳条都用不惯，他们拿碗代替。那是他俩一辈子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拍碗对饮。

只是两只碗虽然都倒满了酒，两人却都没能喝完。

八

人总是要老的，老到一定时候，棒棒、柳条和他们的老伴都悄悄地、先后离开了人世。

必须说明的是，棒棒姓周，真名已不重要，可以叫他周棒棒；柳条不姓柳，姓郑，真名也不重要了，可以叫他郑柳条。

周棒棒出生于1921年，生日不详，生前常笑称“老倌我生下来就注定是党员”；郑柳条出生于1927年，生日同样连自己也不清楚，但他生前年年以8月1日为生日。

这份平凡与伟大的巧合，是他们、也是我们的骄傲。

今天是2022年的一个秋日，一个伟大的百年已经成就，历史将迎来又一个新的10月。此刻，南方的这座城市天气晴朗而凉爽，我和妻子走在阳光下。

我姓周，周棒棒的周，是个刚退休的大学教授；我妻子姓郑，郑柳条的郑，她就是当年排队长替父亲买伟人著作的小女孩。

盛世倍思亲，这篇文章算是我们斟给先辈的“第五碗酒”。

希望他们在那边，你一口，我一口，从容喝，喝高兴。

夜宿澜沧江

李天鹤

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澜沧江边，守着一一条寂靜流淌的大江，看一夜漫天灼灼星辰。

当友人说要在瓦窑码头露营时，我毫不犹豫就应下了。瓦窑码头，距隆阳城区不过四五十分钟的车程，上高速沿江而行，至码头时，见一座大山挡在眼前，江水如带，静靜环绕山脚，看起来，澜沧江倒像是个巨大的“U”字。山水契合，山印在水光里，水光也印在山中。

时下已是浅冬，傍晚，阳光明媚却不炽热。露营地就在江边不足百米的草地上，草地迎向江中“U”的弯顶处，微微高于江面。两边各有山峰，或可称为澜沧江给自己备下的应急江岸。每年雨季时，澜沧江水位上涨，山矮下来，江面便宽广不少。这片露营地便也成了江的一部分，而那两侧高高的山峰便就势成了江岸，阻挡住那些不安分的水，好叫江岸人把平草地。待雨季过去，澜沧江就把这片草地和江岸统统都吐出来，草地成了露营地，江岸又变成了山峰。人们三五成群来此露营，烧烤，垂钓，吹风。

站在草地边缘，太阳渐渐没人山峰，脚下的澜沧江一片平静，水流慢吞吞地流着，乖顺地绕着山峰远远地来，又远远地去。这样一条寂靜沉稳的大江，实在让我无法想象友人口中其涨潮时的波澜壮阔。营地上覆着的草毯已开始枯黄了叶子，仅留埂子上些许绿意朝向大江，倒衬着江水更多了些柔软。环顾四周，左右山脚还留有潮水过后灰白的印记。

我们来得巧，不远处江边有三两钓者，露营的倒只有我们一行。众人欢欢喜喜寻了个平整处搭起帐篷，又问江边人家要来几抱柴火。篝火燃起来时，天色已悄然暗下来，一轮明月高悬苍穹，虽小却亮得惊人的金星陪伴在侧。地上火光闪闪，众人围着篝火，喝着啤酒瓶，吃着烤肉，间或高歌起舞，带来的音响

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似乎看见澜沧江静默的湖面皱了又皱。这热闹，在这空旷的天地中，令我莫名不安。

我于是把自己往热闹之外悄悄挪了又挪，却往往在自觉即将成功遁去时被兴高采烈的友人一把拽回。望望天边一片白月光，又看看这一群欢乐的人，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去寻个僻静处，好独自聆听一条大江的声音。

不想扫了友人的兴，只得耐着性子等。不知等了多久，欢乐总算安稳落地，江边人家鸡鸣四起，帐篷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帐篷外夜虫喧嚣，月光明晃晃地挂在头顶，与我帐篷里巴掌大的小灯遥遥相对。

我蹑手蹑脚出了帐篷，尽量不弄出声响。

行至江边，头顶苍穹，脚踩大地。澜沧江此刻终于是我一个人的了，就连那些不知何时落在帐篷上、草地上，又打湿了我鞋袜的密密匝匝的露珠也是我的了。篝火尚未完全熄灭，远方山中三两盏灯忽明忽暗。一缕青烟自火堆中袅袅升起，又被江风无声吹散。天地安静，露珠安静，我也安静。唯有澜沧江，开始发出湍湍的流水声。无法分辨流向，即便月光亮如白昼，江面也依旧平静如潭。在这平静之下，耳边传来的流水声却愈发显得清晰，似有千万颗圆润饱满的水珠正依次翻滚着来，又翻滚着去。料想当初，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写下“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时，或也曾听过江水滚珠般的声音，或也曾如我此刻一般，猜想过一江滚珠，将要滚到哪里去？

都说月明星稀，果然不假。也许是因为月亮太过耀眼，今晚的夜空格外地空，遍寻苍穹，不过觅得四五颗星星，也甚不安稳，各在一处，闪烁不定。仿佛风一吹就要散去。

我在这空的最低处，任由裹着江息的风轻轻拂过我的面颊，又滑落到身旁

的草丛中，思绪不由得飘飞出去。

澜沧江名字的由来据说与傣族有关，在很久以前，澜沧江两岸森林茂密，地广人稀，茫茫林海中，不计其数的亚洲象繁衍生息，沿江两岸的傣族农民与大象和谐共处，人喂养照料大象，大象则为人耕田。人们感念江和大象的恩情，就把这条江称为“南咪兰章”，“南咪”指江河，“兰”意为百万，“章”是大象，并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百万大象繁衍的河流”。由于兰章与澜沧语音相近，久而久之，就传下了澜沧江这个名字。江本无名，人们喊它什么名字，赋予它的名字什么含义，它都不争不辩。似乎天地之间除了流淌再无他事。

这是人所不及的。人自出生起，就卷进了社会的旋涡。我们在这个旋涡里沉沉浮浮，不可避免成了旋涡的一部分。面前的路要怎么走，人在十字路口要怎么选，太多时候并不能由着自己的心。就像江里的一颗石子，任你棱角再怎么鲜明，也终将被打磨成圆滑的模样。我想起那些总是无法消除的闲言碎语，就像江面的风，昼夜不停，吹过来吹过去。又想起金庸先生写的《笑傲江湖》一书中任我行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话说得甚妙，“江湖”二字将动荡、激烈、不可预测的社会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描述得甚是贴切。数万年来，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争斗似乎是人骨子里流淌的本能，就像面前的大江，已略显浑浊的江面无论看起来再怎么平静，内地里又怎会毫无波澜？若非汹涌澎湃，又怎能将一颗颗棱角分明的石头打磨成了圆滑的鹅卵石呢——人生亦如是。

作为亚洲第三长河，澜沧江一路穿山越谷而来。从西北到东南，或奔腾汹涌，或沉稳静流，遇山则绕，遇谷则落。时急时缓，有清有浊。我最喜欢二三月间的澜沧江，彼时江水和缓，两岸生机盎然，正如《忆江南》里那句“春来江水

绿如蓝”。而今寒冬已至，面前的江水早已褪去了青蓝，微微泛着黄的江水在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又微微泛着白。

时间无情，将面前的大江不知不觉变得浑浊，不知它沿途遇到了什么又或者接纳了什么，才让自己不复春天的清澈。这样想来，江的四季与人的一生竟也那样相似。

初生婴孩的眼睛最是漂亮，哪怕全身又皱又红，只要一睁眼，尚未被世间侵蚀的眼睛总清澈得令人心思柔软。不只是初生婴孩，所有记事前的婴孩眼睛里，都装着春天的江水，照得见世间所有美好，容得下世间最干净的感情。然而那样的纯粹，随着时间的推移悄然消逝。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人的眼睛里开始有了不一样的事情。人一天天长大，事越装越多，到最后，我们的眼睛开始变得浑浊起来，像面前的江水，终究要从春天淌到寒冬腊月里去。不同的是，江的四季有了又来，周而复始。人的一生一去便是永恒，不再复来。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一个人的眼睛便看得见一个人的善恶。那么透过江水是否也能看清楚一条江？思及此，我又往前走了两步。江水悠悠，任我打量。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依旧看不清江里的风云诡谲，如同活了近40年，我依旧看不透人心。

天边月亮渐渐偏向山峰，星星们依旧稀疏。冬夜愈发地冷了，我问江水欲往何处去，江水回应我的是无声流淌，看着看着，似有所感。江水遇到山的阻隔并未止步，而是顺势绕行，遇到悬崖也不曾怯懦，勇敢跃下去。如此，方成就了沿途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无二景致。

天底下没有一条江一成不变，也没有谁的一生可以永远平静。莫如学一学面前的澜沧江，绵延2000多公里，无论遇到何种地形，无论到了哪个季节，兀自流淌即可。这样想着，顿觉心下大安，于是转身缩回帐篷里，一觉到天明。

马樱花

张树标

我还记得那天
我第二次从罗坪山上走过
那里的马樱花盛开了
开满了山坡、山谷、山边……

姹紫嫣红，洁白如雪呀
在早晨阳光照着的山野上
在澄碧的天空下
幽幽深谷陡增了无限风光

我徜徉在马樱花丛 浮想联翩
花朵与蓓蕾 空灵含蓄
烘托一百只杜鹃的梦
一股锐口大的流水从岩石上流过
岩边小草和历史的传奇竟然复活
马樱花唱起直抵天空的歌……

大观河畔

高专

大观河畔
四只白鹭
立在被风吹成一撇的柳树枝上
如是眼的四朵残雪
或思 或梳理着
这飘然已达极致的一撇

这锋利的一撇
何时垂坠
你得等待，耐心等待着
风的力量 带来春的面庞

八年前与友人共饮兼怀汤世杰

胡廷武

2015年8月5日，汤世杰先生做东，邀余与数位友人到北市区一餐馆小聚，席间所谈甚欢，次日余作此诗。今年1月28日，汤世杰先生病逝，重检旧作以纪念我们曾经相处的日子。

北市故人排夜宴，美餐妙语两丰甘。
古来书史推双翼，清去文章叹一联。
问断书编稀雅稚，缘牵贝叶淡悲欢。
人生韵味原如酒，饮到半壶兴正酣。
注：1.双翼：即两翼，指翼龙颜碑与翼宝子碑。2.一联：指昆明大观楼长联。3.贝叶：余曾参与《中国贝叶经全集》出版工作。